

佛教女性的挑戰 與未來

以香光尼僧團為例

玄奘大學教育人力資源與發展學系助理教授
釋見咸

女性學佛、甚至出家，不是因為經濟困難、逃避世間責任，而是為了更能參與世間。佛教女性應如何參與世間？參與世間會有什麼樣的挑戰？從香光尼僧團講起，一起來關心：佛教女性參與世間的挑戰與未來。

前言

今天與大家分享「佛教女性參與世間的挑戰與未來」。佛教女性如何參與世間呢？目前，我在新竹玄奘大學任教。到大學任教，我將之看成是今天主題裡「女性出家人參與社會的方



◎身為台灣佛教女性，見咸法師從其專業、信仰與經驗，分享佛教女性參與世間的挑戰。（照片提供：香光山）

式」之一。1997年，我從美國學成回台灣時，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在玄奘大學待這麼久。到大學任教並非我對出家本務、或對僧團失去信心或興趣。相反的，這反而是我對僧團的發展有著更大的關懷：從對出家女性、佛教徒的關懷，更擴充到對整個社會的關懷。個人認為：在整個佛教，乃至於非佛教的發展中，需要有人去做連結、轉化，去做社會資源共用的一種工作。

台灣佛教中有相當多的知識女青年出家，這在台灣、亞洲，乃至整個世界，都是非常獨特的現象。李玉珍教授曾談及，此現象是台灣女性的一個奇蹟。因此，對於現代出家人已不適合再以傳統偏差、負面的思考，而應以正面角度探討其對社會的奉獻。



在今天的主题分享中，有許多資訊取自於《香光莊嚴》雜誌，並從我個人的經驗來分享。抱著期盼佛教能夠在現實世界中更好、更能利他的心懷探討今天的主题。

女性在台灣

女性在台灣的地位，因政治、經濟的變遷等因素，產生相當大的變化。早期的台灣，除了有很多人從小成為童養媳；也有不少女性，因為家境或其他不得已因素，而必須從事私娼工作來賺錢養家。在民國40、50年間，這樣的故事一點也不陌生。

台灣政府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後，加上經濟發展，陸續有許多女性可以進工廠上班，以穩定的薪水幫助自己及家庭，但這是屬於職業上而非學識上的改變。民國60幾年後，台灣女性受教育機會更多，那時已有非常多的女性就讀高中職，表示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已不限於義務教育。民國70年後，女性的一般教育程度更不止於高中，還延伸到大學。這不僅是經濟進步或政治開放所致，最大因素是因為科技進步及全球化的關係。現代科技

使得全球性的交流更方便，也更快速，並帶來新的思想衝激，逐漸改變了台灣人的思考及生活模式。東西方的接觸，讓台灣女性開拓視野，有更多的選擇，包括受教育、找工作等。女性不再只侷限於家庭中女兒、太太、媳婦的身分。台灣從貧窮到富庶，女性從文盲到有受教育的機會，活動範圍從家庭到加工區，更逐漸參與原只限於男性的職業。教育的普及也影響了台灣的兩性生態，雖然腳步不快，但也看到了轉變。年輕女性的學佛或出家，也是其中一個新現象。

另一種選擇

女性參與宗教服務，另一個因素是國民政府遷台後，許多男性出家眾來到台灣，希望佛教在台灣傳承下去。可惜，台灣男性出家為僧的比例不高。相反的，不少女性覺得除了婚姻之外，出家是一個重要的、有效益的出路。因為在女性僧團看到自主的可能性，能展現自己的才華跟能力。

大專女性的出家

民國60年到70年間，台灣的大學



校園相當流行佛學社團，現在應該也還是。佛學社團接觸佛教不限於知識跟學理。像我個人，是在民國67年暑假，參加了3年佛學社以後，又去參加嘉義香光寺的佛學夏令營，這個因緣，讓我看到一個很不同於一般女性生涯發展的生活方式——香光尼僧團是自主的、共同管理的女性群體——這個震撼，是影響我出家很大的因素。大專女青年，除了在學校學佛，也有機會去參加各種長短期、寒暑假佛學營的活動，然後會看到原來有一種宗教叫做佛教，它不受性別的限制，也沒有貧富差距的不平等現象。

香光尼僧團的興起與發展

大專生的學佛與出家

以香光尼僧團為例，從民國69年到民國70年的後半期，我們有很大一部分的僧眾是來自於大專佛學社團的組員。這代表著這些女性不是只有傳統婚姻生活可作選擇，也可以超越性別的約束，在僧團中有自主性的空間，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這對很多當時的女性，包括我自己在內，是

與從前對兩性固有的既定概念，截然不同的視野。

民國76年，會發生學士尼風波，是因為有太多人不了解事件的真相。大專女青年進入佛學社團後，除了認識佛學，還重新對女性的生命產生新的視野。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、歸宿及自我的展現，甚至從共同生活中去發展各種可能性。這對60、70年代大專女學生有很大影響，香光尼僧團早期有很大部分的出家眾，是藉由這樣的因緣進入僧團的。

校外的參學

民國70年代後半期，尼眾進入僧團的方式也跟著改變。隨著所開設的佛學研讀課程、大專女青年研習營及諸多相關社團後，學員因參與這些課程及活動而加入僧團成為尼僧。女性參與僧團有不同的動機與因緣，參與社會的方法也跟著改變。從這些改變可看到僧眾來源的多元性，人才的多樣性及時代的變遷。於是弘法及生活的方式也隨之調整。

香光尼僧團的創立與發展



◎民國69年，香光尼眾佛學院正式成立，香光尼僧團在佛教宗教師的養成上，開始有了清楚、正式的模式出現。圖為香光尼眾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合影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此處將香光尼僧團的創立及發展分成四個時期。當中有幾個影響發展的因素，即時空背景、領導人的作風及其對僧團的任務、使命認同，還有當代經濟跟社會力量的支持度。

民60—70：發芽期

民國60到70年當中，因為悟因法師看到台灣的佛教女眾必須跳脫傳統的生活跟弘法方式，希望建構一個有願景及受現代化教育的僧團。所以，民國69年，正式成立香光尼眾佛學院後，我們的師資、學生、課程，開始有比較正式及清楚的模型出現。民國70年前後，是關鍵期，我個人還有幾位念大專的女同學也是在這個時期出

家的。這批人有一半是因為齋戒學會而進入僧團。當時懺公師父帶領的大專齋戒營，是非常嚴謹的一種出家前的修持教育，所以，學員的觀念、看法及自我期許等，有別於一般學佛者。由於這樣一批素質整齊且深具抱負的年輕尼眾加入，僧團也給予了這些年輕僧眾很大的揮灑空間，才得以一步步發展僧團在弘揚佛法及服務世間的各種可能性。

民70—80：蓬勃期

70年到80年，是蓬勃發展的時期。我們以理性的社會科學及引進激勵文化的現代管理課程，應用在佛學院的課程上。還有各種實務課程，包括建構理念、制定法規、擬訂願景，都在這10年當中產生。最大的轉變是：從傳統法會或隨緣說法，到民國73年佛學研讀班的開辦，從此轉換了我們的弘法方式。往後，香光尼僧團在台灣會被認識，應是這時期所奠定的基礎。

民80—90：轉換期

到民國70年代後期，幾位法師開始到國內外進修，可說是進入了變革期，又展現香光尼僧團另一個不同的



◎香光尼僧團僧眾
從民國63年開始，
一路走來，在悲
願、力行、和合
的理念下，不斷地突
破自己，參與世
間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

面貌。這些法師的進修代表著僧團在發展上的需求。為了佛教教育的改革及僧團的長期發展，人才的培養需要多元及完整的教育。所以，有批早期參與僧團的成員，到國內外各個研究機構進修，並帶動往後的進修風氣。

民90一：革新期

民國90年以後，我們面臨一個革新期。僧團走了將近30年，尼眾的年齡、身心狀況都已不同於以往。此外，由於歷年來引進不同的修行方式，僧眾的需要更多元化了。為了因應多元化的需求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式，即不能再以舊的思維、方式去思考問題；有時要逆向思考，配合時代，透過各種交流及考慮現代潮流，如網路連結等方式，去實現及弘化佛法。

社會關懷與參與

佛教成人教育

民國73年，香光尼僧團成立都市佛學研讀班。此教育實施最大的特色是：改變傳統隨緣講經說法的方式，透過系統性、結構性跟組織性的課

程，以學校的型態定時、定點上課。隨著時代變化，佛學研讀班的內容也更多元，納進了禪修教育、法會共修、解門跟行門的共修等，讓課程更完整。香光尼僧團的法師們，用了相當多的心力在課程的設計上，希望能與學生有良好的互動，協助學習者在佛法的研讀上有更好的效果。

輔育院及心智教育

台灣社會近年單親家庭增多，單親小孩的教育更需備加關心，而社會的多變，也造成現代年輕人因受各種不良誘惑而誤入歧途。民國79年始，高雄紫竹林精舍與嘉義安慧學苑的法師，帶著居士們走入輔育院，推動校園的輔導教育。後來，高雄輔育院的教育小組又開拓校園的心智教育，這是把佛教的禪修與心理輔導結合，讓國小的學生有機會接受佛法的薰陶。

這是一個非常用心跟長期的思考，可以看到佛法的參與，已不限於在寺院中。這是我們對佛教教育與社區教育的新認識：人群在什麼地方，我們就在什麼地方，輔育院跟心智教育的發展，是最好的示現。



社區婦女教育

再談到社會婦女教育。除早期辦的婦女學佛營外，我們也嘗試為社區婦女辦理不同的研習。我們在台北印儀、台中養慧、高雄紫竹林精舍都有不同的推動，如：親職教育及外籍配偶識字等課程。僧團未來的腳步，不僅要去了解社區的需求，而且必須要更多元化。將僧眾與信眾的能力整合，去從事更多的社會關懷與服務。

老化教育

還有，台中養慧學苑嘗試開設老化教育相關的系列課程，目前，台北印儀學苑也開始提供這方面的研讀，它是尼僧團一個新的關懷重點。台灣社會高齡化的趨勢十分明顯，有許多老年人及家屬的心理充滿不安。如何讓每個人去意識到，而且提前做好老年規畫，是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。

社區關懷

天災人禍降臨，人們往往手足無措。如921大地震時，尼僧團組成關懷團隊到台中縣石岡鄉，設了一個

「趴趴熊之家」的安親班，協助災後兒童的安頓與學習。當時尼僧團的人力不分南北，輪流調集到災區，陪伴受災戶的兒童走過創傷。或許投入的物力資源並不龐大，但是我們伸出溫暖的手，給予徬徨失措的人溫柔的慰藉，此應是宗教對於社區最能做到的協助。以尼僧團有限的資源，我們嘗試如何結合資源與力量，把事情做到更好。

臨終關懷

臨終關懷或安寧照護的參與，也是僧團過去幾年來一個新的走向。在臨終關懷上，目前只有一兩位法師較長期地參與。嘗試從這樣的參與去思考：當我們有機會面對臨終病人時，除了原來對宗教的認識與實踐；進一步，是否也能夠有實質的不同專業知識，去幫助這些臨終者及其家屬。

女性僧團的社會參與

女性出家人的今昔之別

女性的社會參與可從二個面向討論：一為女性出家人過去與今日的差

別；一為現代比丘尼的特色。我們首先從社會地位轉變、個人抱負及僧團中角色三項，來探討今日女性出家人與昔日的差異。

社會地位的轉變

現在我們先從女性僧團的社會參與來回顧。了解女性出家人過去跟現在的差異性，以及台灣現代比丘尼的特色。其中有一些是我自身的體會，有些是我的觀察。民國40、50年代談到女性出家人，很多人會認為：這些應是窮苦人家的女兒、或因感情受挫、身體殘障、人生窒礙難行時，才會投向青燈古佛。可是，從民國60幾年到70年的發展看來，卻是這麼多的知識女青年及佛學研讀班的學員，陸續加入僧團。由於時代轉變以及教育程度的提昇，社會對女性的看法逐漸不同，對女性出家的因緣及過程，有不同的認識，看法也持續地轉變。我們的地位已逐漸變成專業的宗教師角色。

專業化是從能力、思考、甚至是從外相上、或從所做的事情上去判斷；還有團體的宗旨，及自身對整個社會的看法，也要考慮。今天，女性



◎女性出家並不單純只是個人的解脫，更是願意跟他人分享自己的修學來利益大眾。（本刊資料照片。）

出家人在台灣的地位，能夠不斷提昇及被認同，是因為佛教教育專業的養成，在比丘尼身上不斷地顯現。

個人抱負

第二是個人抱負。目前女性對自己的期許並不只是純粹修持個人的解脫。我個人的經驗是因為母親的去世，體會到原來生跟死是相當難以理解的，直到開始學佛，終於了解如何來看待生命的無常。每個人都可能面臨跟親人的生離死別，這跟性別、年齡、富貴無關。而出家人可以跟人分享對生命的體驗，將所修持的佛法利己利他。在佛法上的修持，除了自己



◎透過自我進修及團體的培養，現代比丘尼能以更專業、多元、積極的角色參與佛教，自利利他。

(本刊資料照片。)

能夠淨化提昇，走向更好境界以外，如何將修持佛法的體會，透過各種方式來跟社會大眾分享、互相扶助，這就是自我的抱負。希望能讓佛法更親近人間，更能讓一般人了解與踐行。

僧團中的角色

第三是僧團中的角色。女性的學習特色是連結性、關懷性及喜歡和諧的學習氣氛。這個特色不會因為出家而消失。有這樣的學習特色，將之放

在僧團中，讓它展現得更好；可以將人力、物力等種種資源加以結合，做最好的運用。在台灣各角落，都看得到比丘尼盡所能地將她們的專長發揮在講學、弘法，並努力辦理僧團的各項事業。當然，這些努力也需要有能力的領導者。香光尼僧團就是因為有過去與現在領導人的帶領，才展現出今天的成果。女性出家人在佛教世界中，表現出分享的及分擔的特色，而不是突出的、唯一的領袖角色。

現代比丘尼的特色



現代比丘尼別於傳統女性出家者不同的特色，大致可分類為專業化、多元化發展及積極性三種。下面分別說明之。

專業化

現代比丘尼的特色，第一個就是專業化。這些專業化，包含從事的工作及從事的方式。台灣出家眾女性跟男性的比例差不多是4：1。很多人並不是在家時，就準備好出家後所要從事的工作，而是經過不斷地再學習而善盡其責。這些學習相當專業化，包括行政的監督、運作、出版事業、弘法事業、甚至e化的多媒體發展等。從個人的研究中發現：出家，給予女性相當大的發展空間。一方面讓個人可以得到潛能的發揮；另一方面，透過自我再進修及團體的努力，不斷去建立新的專業性，對社會的服務也更能發揮功能。

多元化發展

第二是多元化發展。我們除保存原有的傳統弘化事業，如講學或是佛學的上課，還有新的發展方向。現在出家人已經超過傳統的執事範圍，例如像我一樣，在大學任教。擔任顧

問、諮詢的角色，或投入研究，或社會服務工作，這些都有可能是現代出家眾所扮演的角色。跟著整個社會的開放，及本身專業能力的建立，這種多元化發展，已看到一些成果，且方興未艾。

積極性

最後是積極性，這是所有努力及發展必備的條件。如果不是因為積極性，我相信尼僧團不會走到今天。我們需常常反思，突破傳統的思維，發覺更多的可能性，結合世法來轉化原有的思考。我們希望吸收更多人的智慧，共同來付出跟相互關懷，讓佛教的推進有不同的思考跟肯定。

結語

脈絡中的存在

佛陀建僧的目的，是因為僧的住世能夠讓佛法弘揚，這是最終極、最遠大的絕對目的。但如果沒有適合的時空環境跟因緣，僧團不會出現，也無法存續。從傳統佛寺走到今天，有無數的在家居士及信眾們跟著我們一同在佛法上繼續追求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因緣！



台灣社會不斷改變，很多新的可能性產生，宗教社群也不斷在改變。不僅佛教本身團體在改變，有很多新興的宗教社群出現，也在挑戰原有的宗教團體。我們所面臨的挑戰，是沒有間斷的。不僅是人口素質改變，也看到外來人口的增加，社會多元性的要求。我們現在對原住民、客家、閩南、外省籍等所有人，都看成台灣的一份子。新的人民融合，會影響台灣社會的穩定性跟未來的走向。

僧團也是台灣結構的一部分。我們開始發現體制上有一些自我的危機出現，如僧眾的進修辦法，訂立時是希望讓舊的人眾得以休養或進修，新的人眾也能練習獨當一面，都是原先立意良善的法規，但這些目前都必須重新再調整。

在引進更多的修學方法、進修方式時，人本身會產生一個新的嚮往跟新的思考。所以僧團也發現：有些僧眾希望能夠走自己的方向，朝多元發展。這個多元的發展，不見得會在僧團的範圍中進行，也許是在僧團外，甚至於在更大的社會發生。而什麼樣的體制跟結構，可以讓這樣的流動更

容易、更活潑一點？這是我們目前的挑戰！生於現代社會中，不能免於社會大脈絡的影響，也必須要因應這些影響而有新的思考及行動。

新的挑戰

每一個出家人隨著年齡、經歷等不同，會有新的需求與自我期許。個人學成人教育愈久，愈感覺成人教育跟佛教的菩薩道，幾乎可以合而為一。成人教育它有兩大軌道：一是個人的成長，包括知識成長、技術成長、能力成長或視野成長。在生命有形、無形當中，正規、非正規，正式、非正式當中，每個人都在成長。而成人教育正是努力在協助人們，做這樣的學習與進步。

第二部分的成教踐行較常被忘記或忽略，即社會行動（social action）的部分。主要的思考是如何透過成人教育幫助社會的教育弱勢者、或弱勢者，甚至透過共同努力去進行社會改革，去改變這個不公平及不正義。很可惜，台灣的成人教育，過去幾年在這部分相當不足，偏重於學術研究及理論的建立，較少走到社區，走到社會



當中去關懷社區中的弱勢。較少透過教育，將不公平、不正義的現象改革轉換。成人教育在未來的發展，應該是個人成長跟社會行動兩軌共同進行。猶如佛教的實踐中，我們必須挺身而出，去向大眾說明什麼是正法。

這些年來，個人有機會進入校園中，希望能夠將我所了解成人教育的核心訓練，提供給年輕的學生。我曾經帶著學生到夜間補校去陪老人讀書，到識字班陪外籍配偶學中文，我把這些稱作個人的實踐。以自己對佛法菩薩道的踐行及詮釋，將我對世間、社會的關懷，轉換成我的第二種專業。以佛教參與、慈悲精神為引導，帶領年輕人來做社會關懷。所以，個人多元發展，看起來可能是分期的、零落的、不同的；可是在行徑上，它還是跟因緣法一樣，在每個作為中，有對佛法的詮釋，對僧團的期許。因為不斷的覺悟，而產生各種的面向。

這當中有很多專業的再需求，所以我必須不斷去參加婦女教育、女性教育、老人教育、甚至行動研究等研討會。我不認為那只是為了個人的需

求，因為我將出家人放在社會的使命當中——我的需求跟社會的需求如何結合？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。必須不斷地重新思考，及透過長、短期的各項規劃。從個人的經驗，也時常省思：更多的佛教女性，在今日及未來的發展及奉獻中，都可能面臨如此的挑戰，也需有如此的思考及踐行。

香光尼僧團的願景

從民國70幾年到現在，香光尼僧團大眾共創的願景——尊重生命為起點；關懷時代為志願；播撒佛法的種子；共創祥和清淨的世界。秉持這些願景，以四大志業來回應社會需求。從教育的努力——包括佛法教育、成人教育、其他社區教育、文化志業、出版及社會服務等，不管長期、短期、臨時的投入，都可以看到僧團對社會的關懷和參與。還有，我們的僧制研發，也是多年來，因應僧團在社會中的發展而有的努力。這是我們以悲願、力行、和合的基本理念，用實際行動，發展四大志願，來實踐我們的願景。



◎香光尼僧團是一個現代的佛教女性僧團，對於個人志願與僧團願景、僧眾修道與世間關懷、佛法義理與人文科學對話等，一直是我們關心且努力回應的課題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對未來的展望

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覺知與呼應

我個人對未來的展望有二：首先，佛教的教理是可以伴隨世間發展的。我認為：現在的出家眾，要去覺知跟呼應社會的公平正義，這是必須不斷訓練且思考的地方。很多現狀不會因為不去碰觸就直接改善；也不會因為我們去覺知跟感受它，痛苦即會自動消失。這些不公平不正義，不會

自動不見，因為因緣法不是如此。因緣法是：因為有人創造因緣，才會讓原來那些不好的情況消失或改善。

所以，除了正確的覺知與面對外，積極回應及投入也是需要的。才能使僧團與社會的脈動相應，成為具有反省力及實踐力的現代佛教團體。

解脫佛學的現代義

第二是解脫佛學的現代義。我們講的解脫佛學是自我的解脫，是究竟解脫，或是不同意義，這是值得再省思的。身為一個現代佛教僧團裡面的尼眾，如何兼顧解脫的究竟義與現實義？這跟第一個，對於公平正義的一種覺知，有類似的關係。

佛法菩薩道的修行，強調利他的實踐，在眾生身上成就菩提。若不能對佛法的真實義有一省察，反囿於個人狹隘、自我封閉式的解脫見地，如



此個人所形成的團體，將自棄於社會的現狀與需求之外；也難於大環境中，同時成就自他解脫的殊勝與目的。

女性佛學跟女性實踐

第三是女性佛學跟女性實踐。當女性的意識慢慢在整個世界展現與被重視時，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女性對佛學的詮釋、應用與實踐的特色。佛教的進修或其他方面的法門，到底和整個女性自我完整性的聯結在那裡？它跟女性組織、女性團體的關係又在那裡？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香光尼僧團是一個現代的佛教女性僧團，如何使個人志願與整個僧團的願景相結合，一直是我們要面對的課題。

而如何善加利用女性學習的特色，回應社會的現實；聯結不同的女性團體與個人，將女性實踐與佛法踐行做適當的結合與創造。相信對僧團未來的發展會引發新的思考與生機。也將有希望為未來佛教女性的發展，開發新的方向及建立新的典範。☐

香光尼僧團紀事 (民國69年至民國94年)

【民國69年】

◎悟因法師晉山香光寺。◎香光尼眾佛學院開辦。

【民國73年】

◎「佛學研讀班」首辦。

【民國74年】

◎《香光莊嚴雜誌》創刊。◎第一次僧眾大會。「香光尼僧團」名稱首次出現。◎舉辦第一屆大專青年學佛夏令營。

【民國75年】

◎成立出家入眾的行者制度。
◎引進The Institute of Culture Affairs教學法。

【民國77年】

◎建立僧團理念：悲願、力行、和合。◎嘉義安慧學苑啟用。

【民國79年】

◎高雄少年輔育院定期弘化。

【民國80年】

◎組織「僧團法規委員會」。◎雲林觀護所定期觀護弘化。

【民國81年】

◎高雄紫竹林精舍落成。◎香光書鄉出版社成立。

【民國83年】

◎南傳譯著出版、《台灣佛學院志》出版。

【民國84年】

◎封山禪修。◎苗栗定慧學苑啟用。◎《佛教圖書館館訊》創刊。

【民國85年】

◎悟因法師至印度講戒。
◎香光尼眾佛學院擴大招生。院刊《青松萌芽》創刊。
◎《佛教圖書分類法》出版。◎舉辦佛教圖書館管理研習課程。

【民國86年】

◎香光寺新建前殿啟用。◎香光寺218事件。
◎台北印儀學苑啟用。

【民國88年】

◎台中養慧學苑落成。◎建置香光全球資訊網。
◎成立921震災協助專案。

【民國89年】

◎於高雄、嘉義開辦「外籍新娘識字班」「外籍新娘生活輔導班」。

【民國91年】

◎開辦「迎接高齡化社會系列課程」。

【民國92年】

◎設立香光佛教研修所籌備處。並於桃園大溪購置研修所校地。

【民國94年】

◎桃園大溪香光山寺通過建築使用執照。